

#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之妾妇心理探究\*

——家庭、家族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解读系列之四

成海霞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家庭、家族文化圈特殊的群体,妾妇是研究和探析中国古代家庭女性生活的一个重要视角。受制于中国古代传统家庭秩序以及男权意志,妾妇群体在家庭生存环境中命运各异并形成了多样化的心理态势,或俯仰随人以承顺自保、或不甘雌伏于既定命运、亦或恃宠上位而志得意满。针对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人物画廊中的这一重要角色,对其境遇命运及心理予以探究将是对中国古代妇女生活画卷的有益解读。

**【关键词】**家庭小说;妾妇群体;心理;家庭秩序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045-05

一夫多妻制在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家庭中的女性几乎都不由自主地被编织在这样的婚姻网络中,所以说要了解中国古代女性的心理,就必须了解妻妾制度。妻妾命运与其生存境遇的考量可以说是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一个非常直观的窗口。在明清时期的长篇家庭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中的众多家庭中,妾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群体,这些小说的作家们似乎有着一种创作取向的共性,即对这个代表着中国古代家庭婚姻格局特殊性所在的群体有着格外关注的热情。她们各异的性格、多元的心理以及生存境遇都在被浓墨重彩地摹写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妾妇有的因为丈夫的厌弃而抑郁寡欢,有的受制于嫡妻而俯仰从人,有的则是女性世界你争我夺血雨腥风下的无辜牺牲品,亦不乏有得宠于丈夫而跃居上位的骄纵恣肆者,还有的不甘于命运但又被扭曲异化……千姿百态的生存境遇下,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家庭生存心理。

“儒家有一种比喻,把夫妻比作日月,妾比作群星,日月只有一个,群星则可有无数多个,它们只不过是日月的陪衬。”<sup>[1](P245)</sup>这一家庭秩序交待出了决定妾妇在中国古代家庭中生存境遇的制约力量。其一是夫主的意志,其二则是传统家庭秩序于嫡妻在婚姻关系中的保护主义,所以对于妾妇来说其生存境遇及命运上的特征就是被决定性。嫡庶的差别虽在唐宋以前比较重要,但经元明清逐代减弱。明清时代,嫡庶区分不再森严,把妾扶正的情况很普遍,也有男子买卖妻子的情況出现。这也说明不管是嫡妻还是妾妇,女性的整体都隶属于男权,只

不过嫡妻有时还有传统家庭秩序可怜的些许保护,而妾妇则是彻彻底底的被决定与被操控,得宠与失宠全在于夫主的意志。受制于家庭规范,有些妾妇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既定的秩序而谨守妾妇之道,与正妻相处融洽并建立了和谐的妻妾关系,如《林兰香》中的燕梦卿和林云屏就是闺阁良朋;《歧路灯》中的孔慧娘不仅能善待丈夫之妾冰梅而且对冰梅所生之子视如己出,薛全淑和王全姑亦是情同姐妹。但这只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家庭小说中妾妇心理极小的局部,正如我们看到的小說中女性世界纷纷扰扰的矛盾纠葛一样,妾妇的生存心理也有着多样性,我们试就其分析如下:

## 一 谄于妾妇之道的隐忍屈从心理

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嫡庶有别的完整的妻妾婚姻模式;<sup>[1](P243)</sup>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了以妻妾多寡来衡量财富丰缺的风气,<sup>[2](P403)</sup>一夫多妻成为普遍的家庭婚姻格局,为社会心理所广泛艳羨。这一时期,上至王公、缙绅之家,下至家室殷富的农民、市民阶层家庭也大都蓄婢纳妾。妾妇于一个家庭中的存在早已经凝固化,甚至渗透入女性的家庭观念,成为她们心理接受上的一种惯性。《金瓶梅》中的孟玉楼,这个原来是杨宗锡正头娘子的女性,夫死之后再嫁西门庆时作了妾。对于当时的家庭流行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模式,她心理上似乎有着一种先天的认同感。当她决计嫁于西门庆作妾时,先夫的舅舅为了图留她之财物刻意提醒她西门庆家庭是妻妾成群在成员格局上的不利之处,劝说孟玉楼嫁给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对此孟玉楼说:“休说他富贵人家,那家没四五个。着紧街上乞食的,携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个妻小。你老人家忒多虑

收稿日期:2010-05-20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家庭、家族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解读”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成海霞(1975- ),女,甘肃秦安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了!”可以看出即使出嫁作妾已经能被女性坦然地接受。过门之后的孟玉楼蕴藉风流,含蓄行藏。在家族、家庭生活的场景里,我们看到她从不惹事生非,几乎绝迹于西门庆家族丛生的任何矛盾冲突,而家中之人对她上是人见人喜下是人敬,就连西门庆与吴月娘有了矛盾也有奈于她在其中周全二人和好,所以她之人生历程虽连遭夫丧几经波折但最终却能于自处。孟超先生在分析这个女性时曾指出:她“明彻地认识了自己,懂得了无数的世情,既不挣扎,更不反抗,利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握了自己的船舵,使地位虽不红到发紫,却也不失为一时宠儿。”<sup>[3](P51)</sup>事实上,这种深谙于妾妇之道的心理看似是孟玉楼这样的女性所主动认知并欣然接纳的,但是接受的“痛快性”恰好正是一夫多妻制精神渗透甚至是其毒害性过于深入的证明,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传统的家庭秩序对女性思想的禁锢太深。这样心理惯性支配下的妾妇还有很多,如《林兰香》中的春晓、宣爱娘、《红楼梦》中的平儿等。宣爱娘的为妾之道就是“与人无忤无争”,别人自不能“欺我负我”,而在隐忍屈己以从人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春晓。她原系燕梦卿的婢女,梦卿死后,耿朗打算把这个人格品行上毕肖其主并精心照顾梦卿所生之子的婢女扶植作妾,这引起了另一侍妾任香儿的不满。为谋害春晓,香儿先是唆使仆妇童氏在粽子中下毒,后又指使仆人童观使用厌胜之术欲置春晓于死地。对于这连番的谋害事件,春晓一直采取隐忍的态度,她认为“断无为了一个侍女坏了一家和气”之理,反而自我省查说是自己“为人不好,才有此报应”,并请求知情的婢女采艾息事宁人不要将此事在别人处宣扬,这种性格一直保留在春晓以后的家庭处事之道里,但任香儿并未因为春晓的退避求安而有所收敛,在耿朗纳春晓为妾之后,再度唆使童观刺杀春晓。

谙于妾妇之道深知妾妇生存中的禁忌而决不越雷池一步,这种做法其实质是对传统家庭秩序的屈从,甚至被誉为是为妾者承顺求安的家庭生活智慧,《红楼梦》中的平儿可以说是这类智慧型妾妇的代表人物。因为帮凤姐理家的缘故,平儿在家庭生活中似乎还有一定的地位和掌控权利,而她之为人亦心地善良,从不依恃逞威凌虐下人,所以赢得了荣国府普遍的民意。在与贾琏、凤姐的夫妻关系中,平儿亦是表现得异常清醒而警惕,表现出谙于妾妇之道的谨慎小心。她为贾琏的侍妾是凤姐的安排和授意,凤姐的目的在于合主奴二人之力拴住贾琏不让其在外胡混,但凤姐对平儿的防范也很严密,平儿和贾琏

在一起一次凤姐就“要口里掂十来个过子”。基于对凤姐的深切了解,平儿主动地退出了贾琏、凤姐还有她这由三方成员所构成的特殊的两性关系,她从不因为贾琏而与凤姐争风吃醋,甚至是处处有意地避开贾琏。我们看到“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中她周全贾琏化险为夷,贾琏要“搂着求欢”,她也尽力“夺手跑了”。之后她刻意和贾琏隔窗对话,但是凤姐进来后对她和贾琏独处还是颇有微词。王昆仑先生在解析平儿这一人物时说过:“艰难的处境和善良的性格是极其矛盾的,也因此把她锻炼成一个头脑清楚、手腕灵活的好姑娘。平儿的全部故事都从这种矛盾法则中发展出来。”<sup>[4](P77)</sup>这段话指明平儿这种处事态度其实是被家庭中的生存境遇“逼”出来的。她以一人之躯供奉贾琏夫妇二人,在贾琏之滥淫与凤姐之悍威的双重挤压下尽力周全,其处境其实是非常艰难的。甚至她一味地避让屈从,最后仍不免遭受荼毒。凤姐泼醋回我们看到鲍二媳妇和贾琏背地里称赞平儿,结果平儿换来了凤姐的一顿暴打,最后还要委曲求全地反过来给凤姐磕头赔礼。她的生命其实是在矛盾中苦心周旋、心力交瘁的悲剧人生。

## 二 俯仰随人的顺从心理

中国古代传统家庭秩序在两性关系上,倡导“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从夫,死从子,无所取自遂也”。<sup>[5]</sup>所谓“三从四德”,一个“顺”字是妇女必要谨守的家庭信条,“敬顺卑屈”以事夫,要做到“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sup>[6](P124)</sup>而妾妇不仅要对丈夫恭敬顺从,还要对嫡妻恭顺,《女史箴》中说“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sup>[7](P1782)</sup>这样的规范下妾妇形成了俯仰随人的顺从心理,这一心理的代表人物有李瓶儿、燕梦卿、尤二姐、香菱、周姨娘等,她们的妾妇生存之道就是安分识趣、只求保全,在严格的家庭秩序规范下甘心以侧室自居,不敢自大。

李瓶儿对花子虚与蒋竹山这两任丈夫都是相当狠毒绝情的,但自嫁给了西门庆后,她的温和娴雅不断地复苏。尤其是儿子官哥出生以后,母性的柔情在她的身体里充溢荡漾。她一心一意地只想作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对正妻吴月娘敬服有加,跟其它妾妇们和平相处。即使潘金莲一再挑衅滋事她也是隐忍不发,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争宠之战争并没有因为她的退让而对她们有所留情,儿子官哥在潘金莲的蓄意谋害下惊唬成疾不治而亡,经受丧子巨痛的她在金莲的詈言攻讦之下彻底走向崩溃,



英年殒命。

尤二姐性格的基点也是顺从,她之人生历程总是带着太多的不得已。我们从其故事回目讖语式的暗示来领略她命运的被动性:二姐嫁贾琏是“贾二舍偷娶尤二姨”,一个“偷”字早就暗示出她和贾琏婚姻的危险性;再来看二姐进贾府:“苦尤娘赚入大观园”,一个“赚”字,把多少潜藏着的叵测居心和阴暗伎俩浓缩了进来;再来看二姐之死:“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剑”,是狙杀二姐的冰冷利器,“觉大限”的二姐最后是多么地了然又无助,“吞金自逝”其中又有多少以自残了结生命时的悲怆与无言。但是小说中还写到了这样的情节,气息奄奄的二姐梦到妹妹尤三姐手持宝剑要斩了凤姐,她哭着说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系当然,何必又生杀戮之冤?且随我去忍耐……”当梦中的三姐又说二姐固然想悔过自新,但“天怎容人安生时”,尤二姐又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无怨。”这样一段看似虚妄的梦境描写非常真实地把二姐在凤姐紧锣密鼓的迫害下逆来顺受的性格彰显了出来。这场兵不血刃的狙杀显示了中国古代家庭战争的残忍性,尤二姐之命运也充分地体现了妾妇们在家庭生活中的可悲性。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香菱悲情人生的如实写照,天性纯洁温和,惹人怜爱的她在夏金桂的设计陷害下屡遭薛蟠的拳打脚踢,这个可怜可悲的女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饱受摧残,最后竟甘从侧室被降为奴。再来看《林兰香》中的燕梦卿,她本是耿朗先聘拟娶的正妻,正待完婚之际,父亲燕御史遭诬陷被拟充军边陲,梦卿上疏自请没身官奴以代父罪,她之婚姻遂悬置,耿朗娶了林云屏为妻。燕玉含冤得雪之后,获赦的梦卿其求婚者纷至沓来,但她却甘居侧室依然嫁给了耿朗。过门后,林云屏想将正室所居的正楼让给梦卿居住,但梦卿以妻妾之序不可僭越为由回绝了,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严守家庭秩序的女性。但是这个幽闲贞静堪称闺阁淑媛的女性却是一个失宠的妾妇,因为丈夫耿朗贪酒恋色时她屡屡出言对其进行规箴因而引发了对方的不满,再加上另一宠妾任香儿争宠进谗,梦卿遭到了耿朗的冷落和疏远甚至是厌弃。但是当耿朗因沉溺于酒色身染重病,延医诊治毫无功效举家束手无策之时,昼夜侍奉的梦卿想起古法有“割股救病,十好八九”之事,便想要断指以作药引来疗救耿朗,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梦卿断指前的心理:

“且我一介妇人,生不为多,死不为少。若耿朗

死,则舅姑之血食绝矣,况老母幼妻,何所倚望?”断指之前,她又端向正北,大拜数拜,秘祝祷告:“敢告上天神祇,今日燕梦卿割指以疗养夫疾,如耿朗有救,祈垂鉴照,一剂全速,若其无命,愿削寿算,以代夫死!”

对于不辨是非一味冷落自己的丈夫,她仍然不惜伤残己身极力解救,但是这些做法都没有让耿朗这个冷血的丈夫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所改变。后耿朗随军出征在前方写回家信给家中的一众妻妾,独独对梦卿一字不提,心灰意冷的燕梦卿抑郁而终。

### 三 得志便猖狂的骄纵心理

在明清家庭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妾室因为深得丈夫的宠爱而跃居上位,像庞春梅、珍哥、任香儿、平彩云等,这些得宠发迹的女性占得家庭生活中的先机后大都把自己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丈夫的妻子及其它妾室,对她们横加迫害和凌虐。如庞春梅,一方面她得到一家之主西门庆的宠爱,在偌大西门府上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小说曾借潘金莲之口说出她在西门庆家受宠的势头:“哪止‘收用’过二字儿?死鬼把她当心肝肺肠儿一般看待!说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经成房立纪老婆且打靠后,她要打哪个小厮小棍儿,她爹不敢打五棍儿。”另一方面她又是横行霸道的潘金莲的亲党,她们主仆二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潘金莲打击、陷害宋惠莲、李瓶儿、如意儿的诸多事件中,春梅始终是她最得力的助手。后春梅被售卖到周守备府上又受到周守备的异常宠爱,在她生下小衙内之后直接扶植她册正做了夫人。

当孙雪娥跟来旺私奔事败被拘捕发卖的消息被春梅知道后,为报二人早年在西门庆家结下的宿怨,她有意买雪娥进周守备府将对方掌控在自己手里。雪娥才一进门,只见春梅把眼瞪一瞪,一声断喝就叫家下人即刻掠去雪娥头面衣裳让其下厨为奴。后来又因为要在守备府中安插陈经济,因担心孙雪娥知情举发,故意以雪娥做汤不得力责惩于她,小说中这样描写春梅恃宠而骄的姿态:

“那个拦我,我把孩子先摔杀了,然后我也一条绳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一头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备唬的连忙扶起,说道:“随你打罢,没的气着你。”

结果周守备吩咐下人当下把可怜的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直打得皮开肉绽。后春梅又授意薛嫂儿将雪娥“罄声领出去”发卖,还特意嘱咐必要将其卖在“娼门”才肯作罢,真是欲置

对方于死地而为快,后人分析春梅的这种为是“以雪娥被辱为快也。匪毗必报,小人得志之常情,君子不取焉,其亦以为快者,又一小人矣……”<sup>[18](P648)</sup>这是非常犀利而又准确的评价。

《醒世姻缘传》中的珍哥,晁大舍对其是万分宠爱的,在夫主的宠爱下珍哥亦养成了恃宠而骄的品性。当她看到婆婆给晁源之正妻计氏捎礼物,便“碰掉了髻髻,松开了头发,撒泼个不了”;后来她又捕风捉影散布计氏与“道士、和尚”私通的谣言,致使晁源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将计氏休了,计氏最后不堪承受此番凌辱上吊自杀身亡。

#### 四 徐图大举的不甘雌伏心理

恶劣的生存环境及对自身家庭处境的焦虑都会给妾妇的心理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妾妇们不由自主地养成了挑衅滋事的性格,不甘雌伏徐图大举掀起一场场血雨腥风的家庭战争,把她们愤恨的、不满的匕首错误地指向了同为女人的同类。像潘金莲,这个终其一生都在争斗漩涡中的女人,她生来的使命似乎就是为了“撕咬”。18岁时因张大户收用被大户正妻所不容,结果“被”嫁给了三寸丁枯树皮武大。早年的这一番经历让潘金莲过早地体验并了了失败者的下场,所以此后的她开始了她张牙舞爪的人生。嫁入西门府之后,她“专在汉子跟前戳舌儿”,“再三咬群儿,口嘴伤人。”唆使西门庆打孙雪娥,又因气恼西门庆留恋李桂姐,大骂妓院是“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的烟花寨”,惹得妓女出身的李娇儿对她怀恨在心。李瓶儿新婚之夜遭西门庆的鞭打,她隔岸观火兴灾乐祸,唯恐西门庆下手太轻在旁边添油加醋;李瓶儿得宠生子之后,潘金莲假手驯养的雪狮子惊死了官哥,致使不堪承受丧子之痛的李瓶儿最终抱病而亡。她还收买丫头玉萧监视嫡妻吴月娘的一举一动,当吴月娘阻了她找来“衣胞符药”专待西门庆进房的生子大计后,她跑至月娘处大吵大闹,坐在地上打滚撒泼。再如《林兰香》之任香儿,这个财主家的女儿自小也是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为了营救犯狱的父亲任自立,在耗资不赀仍然无效的情况下,香儿的母亲只好将如花似玉的她充作“上好侍女”送给权门耿朗家,以换取耿家对任自立的援手营救。任自立获得了自由,香儿却沦为了奴婢。香儿不甘心只作一个女奴,她利用耿朗对她的喜爱先是一跃而成为耿朗的第四妾,之后为了邀宠固宠,她处处针对耿朗众妾中品貌最为出色的燕梦卿屡进谗言、恶语中伤。有一次,正当燕梦卿之善诗多才令耿朗叹服不已之时,香儿不动声色地在旁边泼了一盆冷水:

我想妇人们又不应考,何必学习诗文?燕家姐姐和韵诗幸而遇著自家姐妹,倘若是游冶浪子假作,岂不惹人讪笑?况且妇人笔迹言语,若被那些轻薄子弟得了去,有多少不便处……

任香儿的这些话使得耿朗对梦卿的“敬慕之心”、“恩爱之心”、“可意之心”顿时变成了“不足之心”;当耿朗因在九畹轩见到梦卿泪流满面的幻影深为让梦卿守有夫之寡而内疚时,任香儿却诬陷说“九畹轩的鬼物”是梦卿“坐破天门,阴神出现”。任香儿的谗言中伤激化了耿朗对燕梦卿的猜疑和冷落,致使燕梦卿“含冤饮恨,悒悒而歿”。这类妾妇中还少不了那个“蜚蜚蝎蟹”的赵姨娘。在贾府的众多姨娘中,赵姨娘是独特的“这一个”。她虽为贾政生下了贾环,获得了“半个主子”的身份,但是她在贾府的地位相当地尴尬和卑微。她动辄得咎,就连教训亲子贾环两声,也引来晚辈侄媳王熙凤的一顿斥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豪门巨族竟然连一块成样的鞋面料子也到不了她的手中。这个不甘雌伏于命运和生存困境的妾妇,以其超级不得体的行为冲击着贾府的贵族圈,不识时务地掀起了一系列的家庭风浪,如她勾结装神弄鬼的马道婆,暗中捣鬼害得凤姐、宝玉疯疯癫癫大病一场险些丧了性命。但是不谙于家庭、家族生存的法则并缺少战争智慧的她,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对手的力量,她“笨拙”的对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可笑可鄙又可哀可怜地结束了她那卑微的人生。

“嫡庶之争,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和金钱的分配和重新分配,无是非可言,赵姨娘想要在贾府中争一席稳固的地位乃至想要爬上塔尖,这并不比王熙凤弄权,更不比平儿行权丑恶多少。”<sup>[9](P88)</sup>像潘金莲、赵姨娘甚至孙雪娥这些不甘雌伏于命运的妾妇是众人视角下的“丑”类,但如果我们悲天悯人地从她们在家庭中的生存环境出发去考量她们心理成因的话,当会为她们掬下同情体谅的泪水。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sup>[10](P408)</sup>其中也包括“丑”的在内。<sup>[10](P571)</sup>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的妾妇们在家庭生活中有着多样性的生存心理及态度,但不论是俯仰顺受以求保求安,还是不甘雌伏以抗争;不论是得宠后的志得意满、骄横恣肆还是被压制时的隐忍委曲,妾妇的心理都处于被扭曲异化了的非健康状态,她们的命运充满了被动性,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国古代家庭中不平衡、不对等的两性关系及传统家庭秩序于女性生命的强权主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萧国亮.中国娼妓史[M].台湾:文津出版社印行,民国八十五年十月版.
- [2]韩作勇,王晓杰.中国全史(家庭史、婚姻史、姓氏史)分册[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 [3]孟超.《金瓶梅》人物[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 [4]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5]戴德.大戴礼记·本命[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林蔚人.男论语女论语·事夫章[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2006.
- [7]张华.女史箴[M].萧统.六臣注文选第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8]北图藏《金瓶梅》文龙批本回评辑录[A].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 [9]刘心武.秦可卿之死[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An Analysis of the Concubine's Psychology in the Family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erial Articles' Interpretation IV about the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der the Family Culture's Visual Angle

CHENG Hai-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Abstract:** Concubines are special colony of family and familial culture in Chinese ancient times. To analyse the concubines' colony is an important visual angle from which we study Chinese ancient femes. Under the family orders and traditional barriers of the male power, the concubines' colony have different destiny and present varied psychology: some femes are tame, but some femes don't bow to their abominable circumstances, and other femes who have found favor with themselves are swollen with arrogance. As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terary persons' gallery of the family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ubine's psychology and destiny beneficial interpretation about Chinese femes.

**Key words:** Family Novels; Concubines; Psychology; Family and Community Order

(责任编辑:张俊之)